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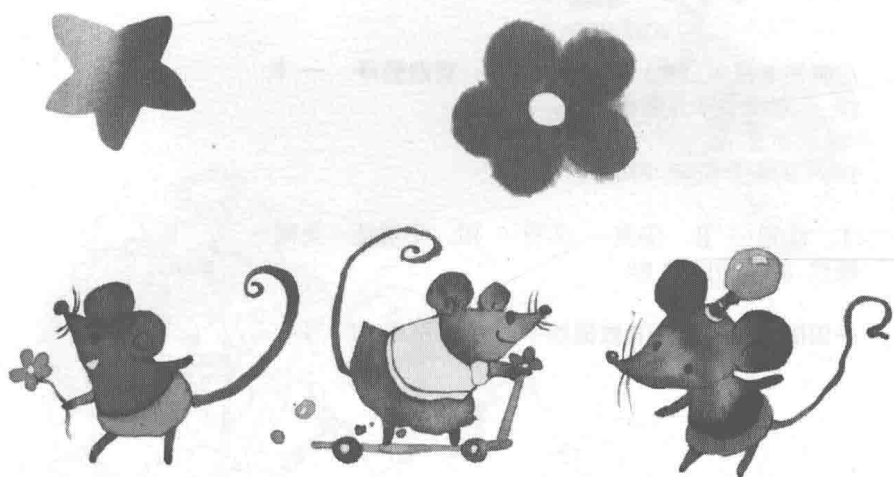


尼姆的老鼠

★【美】罗伯特·奥布赖恩著 贾淑勤译

一部关于老鼠的旷世奇书
一个动物维护自我尊严的生存传奇
本书荣获美国纽伯瑞图书奖、全国图书奖、波士顿环球图书奖、刘易斯·卡洛尔图书奖、马克·吐温奖、西北太平洋青年读物奖等多项文学奖
看看小小老鼠如何玩转世界。

幽默新童话系列



尼姆的老鼠

[美] 罗伯特·奥布赖恩 / 著 贾淑勤 / 译

CS
CHINESE
SERIES

| (湖南)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尼姆的老鼠 / (美) 奥布赖恩著 ; 贾淑勤译. — 长沙 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 7

(幽默新童话)

ISBN 978-7-5358-8149-6

I. ①尼… II. ①奥… ②贾… III. ①童话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37207 号

Copyright © 1971, by Robert C.O'Brien

Copyright licensed by The Karpinger Agency
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策划编辑: 吴双英

责任编辑: 吴双英 聂欣

装帧设计: 苏明 朱雅婧

插图绘制: 广州童年美术设计有限公司

质量总监: 郑瑾

出版人: 胡坚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: 410016

电话: 0731-82196340 82196334(销售部)

0731-82196313(总编室)

传真: 0731-82199308(销售部)

0731-82196330(综合管理部)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
印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 7.5

版次: 2012年8月第1版 印次: 2014年5月第2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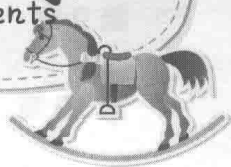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1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1章	蒂莫西·费里斯比患病	001
第2章	老先生	010
第3章	乌鸦和猫	017
第4章	菲茨吉本先生犁地	024
第5章	还有五天时间	030
第6章	杰里米的帮忙	036
第7章	猫头鹰	042
第8章	“去找老鼠们”	050

第 9 章	在玫瑰丛里	058
第 10 章	布鲁特斯	065
第 11 章	在图书馆里	073
第 12 章	伊莎贝拉	081
第 13 章	给阿龙吃的药粉	087
第 14 章	集市	094
第 15 章	在笼里	101
第 16 章	智力测验	109
第 17 章	学习阅读	117
第 18 章	通风管道	125
第 19 章	邦尼菲斯庄园	138
第 20 章	主厅	145
第 21 章	修理玩具的师傅	154
第 22 章	荆棘山谷	161

第 23 章	被捕	172
第 24 章	七只死老鼠	181
第 25 章	逃脱	189
第 26 章	在会议上	201
第 27 章	博士	211
第 28 章	尾声	222
阅读指导		229





第1章

蒂莫西·费里斯比患病

费里斯比夫人是一个田鼠家庭的户主。她们一家住在农民菲茨吉本先生的菜园里。这儿是田鼠冬天理想的住处。每当食物短缺时，在树林和草原里生活太困难，田鼠们就迁移到这儿过冬。在这里，人们收割后遗留在松软土地上的一些豆荚、土豆和芦笋之类的食物，足够他们吃一阵子。

费里斯比夫人一家住在这里可真算走运。这住所是一大块水泥与炭灰混合做成的空心砖，略有损坏，里面有两个椭圆形的空洞。这块砖是有一年夏天被人丢在这儿的，后来被泥土埋住，只有一点儿砖角露出地面。这块砖完整的两面正好做屋顶和地板，里面两个空心成了两间房。费里斯比夫人和她的孩子们捡了些树叶、干草、碎布、棉花、羽毛什么的铺在房间里，所以，冬天屋里干燥、温暖、舒适。房里有隧道通到菜园的地面，洞口不大不小，能使一只田鼠进出还略有余地，对猫的前





爪而言又略嫌窄小；这个隧道是个进出口，能通风，也可以使阳光射进起居室。卧室同起居室一样，也是椭圆形的，温暖但挺黝暗，即使是中午也显得光线不足。卧室和起居室之间隔断了，所以在砖后面挖了一条隧道，出入两室之间要绕着走这条隧道。

费里斯比夫人虽然是个寡妇（她的丈夫是前一年夏天逝世的），但她很能干。由于她肯干再加上运气好，全家四个孩子吃得不错，生活挺愉快。一、二月是一年里最困难的月份，每年十二月到第二年三月天气寒冷，到了二月，豆荚和青豆都被捡光了（鸟类也捡）芦笋根冻得像石头一样硬，土豆是冻了又化，化了又冻，上面沾着脏土，吃起来有股臭味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费里斯比夫人也想方设法把孩子们喂得饱饱的。

到了二月底的一天，费里斯比夫人最小的儿子蒂莫西生病了。

那天早晨，天气干燥、晴朗、非常冷。费里斯比夫人同往常一样很早起床。她和孩子们一起睡在捡来的羽毛、绒毛、碎布上，就像睡在热乎乎的被窝里一样。

费里斯比夫人轻轻起来，免得把孩子们吵醒，她悄悄穿过隧道进入起居室。起居室不像卧室那么暖和，但也不冷。从通道口射入了阳光，她知道太阳出来了。她看了看起居室旁的食品室，这是个用碎石围着小洞，里面有足够他们吃三餐的食物。但她还是感到沮丧，因

为这些都是他们这个月天天吃、顿顿吃的食物。她真希望能找到一小块绿色的莴苣，或是一个小蛋，或是尝点奶酪、玉米粉做的松饼。在不远的鸡房里倒是有不少鸡蛋，但是对一只田鼠来说，鸡和鸡蛋都太大了。此外，在菜园和鸡房之间有一大片草地，上面长着高高的灌木和野草，那是猫的领地。

费里斯比夫人爬到通道口，先将须毛探出去，然后谨慎地观察四周。寒风刺骨，地面上和菜园角落里堆的枯叶上有一层厚厚的白雪。

费里斯比夫人跳过田地上的犁沟，来到篱笆边。她向右转，围着树丛的四周，用她那明亮的大眼睛想寻找小块的萝卜、冻着的防风草或是其他绿色的菜蔬。但是在这个季节，除了松树上的针状叶和冬青树叶外，找不到绿色的食物，而那些绿叶子又不是田鼠或其他动物能吃的。她已经到了菜园最远的角落，在她的正前方，她看到了绿色的东西。就在篱笆旁树丛边有个树桩，树桩上有个洞，洞口旁的什么东西似乎有点像叶子。

费里斯比夫人顺利地穿过篱笆，但她靠近树桩上的洞口时却十分小心。如果洞口看起来挺深，里面很可能住着什么动物。她在离洞口大约一步远的地方停下来观察，侧耳倾听，什么声音也没有，但她已看清了那个绿东西是什么。其实，那是块棕绿色的玉米壳。这里怎么会有玉米壳？玉米地在农场的另一端，在牧场旁边。费





里斯比夫人向前跳近一点，然后小心翼翼地爬到洞口向洞内窥视。她那习惯在黑暗中看东西的眼睛发现了好东西——里面存放着过冬的食物——由于某种原因被忘掉或被遗弃的食物。

这是谁放的？是浣熊？不大可能，这里离溪水太远了。倒像是一只松鼠或一只土拨鼠放在这儿的。她知道这两种动物在每年新玉米下来时不但尽量地放开肚皮吃，并且还有本事把玉米运走贮存起来。

不管是谁干的，为什么搞来了又放弃这些食物呢？她终于想起来了，去年十一月时，就在这丛林附近，一声巨响把所有动物都吓得躲到自己的藏身之地——那是猎枪声，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非常痛苦的声音，然后受难者再也不需要贮存的食物了。

后来，费里斯比夫人一直不知道受难者是谁，更甭说他叫什么名字了。她不能为他哭泣——食物就是食物。这不是她想寻找的绿色莴苣，可是她和孩子们也非常喜欢玉米。在洞中有八个大玉米棒子，这对一个田鼠家庭来说可算是丰富的供应了。在玉米下面，她还看到一堆新鲜花生（这是农场另一块地种的），一些山胡桃，还有一堆散发着香甜味的干蘑菇。

费里斯比夫人用她的前爪和锋利的牙齿把玉米衣剥下，折成袋状，然后将玉米粒剥下后放在袋中，她轻快地跳跃着把玉米粒带回家中。吃过早饭，她可以带孩子

们再搬些玉米粒回去。

费里斯比夫人背靠着通道口，先将尾巴甩进通道，然后一面拖着玉米袋，一面高兴地喊着：

“孩子们，起床吧？看看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，你们一定会吃惊的！”

孩子们跑出来，激动地擦着眼睛，因为在冬季最寒冷的日子里，任何意外的食物都是罕见和令人欢乐的。老大特莉莎第一个出来，挤在她旁边的是弟弟马丁，他高大强壮，长着一身深色的皮毛，像他逝去的父亲那样英俊。妹妹辛西娅后出来，这个小巧玲珑的田鼠姑娘，毛色淡雅，长得漂亮。不过她不大文静，并且过分喜爱跳舞。

“在哪儿？”辛西娅问着，“在哪儿？什么东西要让我们吃惊？”

“蒂莫西呢？”费里斯比夫人问道。

“妈妈，”特莉莎忧虑地说，“他说他病了，起不来。”

“胡说。马丁，告诉你弟弟马上起床，不然没有早饭吃。”

马丁乖乖地跑进卧室，但一会儿就跑回来了。

“他说他很难受，他不想吃早饭，就是让他惊奇的美餐也不吃。我摸了摸他的脑门，热得烫手。”

“啊，天哪！”费里斯比夫人说，“看来他是真病倒了。”大家都知道蒂莫西经常自己觉得病了，而实际上又





没病，“你们先吃吧，我进去看看怎么回事。”

费里斯比夫人把玉米衣做的包打开，拿出玉米粒在桌上分成五份。餐桌是一块光滑的板子，搭在几块石头上。

“玉米！”马丁喊道，“哎呀，妈妈，您从哪儿弄来的？”

“吃吧！”费里斯比夫人说，“等会儿我带你们去瞧，那里还有好多呢。”然后，她转身消失在通往卧室的过道里。

“还有好多，”马丁同他的姊妹们坐下时说，“看来足够吃到搬家那天。”

“我也希望这样，”辛西娅问，“哪天搬家？”

“两周以后，”马丁用带有权威性的语调说，“也可能三周。”

“啊，马丁，你怎么会知道？”特莉莎不以为然地说，“要是天气还这么冷怎么办？再说，要是蒂莫西的病还没好怎么办？”

可怕的现实由于无意中被点破，大家都感到忧虑，谁也不吭声了。

辛西娅说：“特莉莎，你不该那么丧气。他的病会好的。他不过是感冒而已。”辛西娅把她那份玉米吃完了。其他孩子也各自吃完了自己的那份。

在卧室里，费里斯比夫人摸着蒂莫西的前额。他的前额确实很热，还有点汗。她摸摸他的脉，不禁吓了一跳。

“肚子疼吗？”

“不疼，妈妈。我不感觉疼，只是冷。我一坐起来头就发晕，喘不过气来。”

费里斯比夫人焦急地望着他的脸，她想看看他的舌头。但是房间很暗，她只能看见他面孔的轮廓。他是四个孩子中身体最弱的一个；他的面孔瘦长，像他的父亲和哥哥一样黝黑。他的眼睛又大又明亮，当他说话时，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费里斯比夫人知道，她是她的孩子中最聪明、最有头脑的一个，虽然她从未公开说过该点。但蒂莫西的体质最差，一旦有流感或是别的什么病流行时，蒂莫西总是第一个病倒，也是最后一个复原。也可能由于这个原因，他患有轻度的忧郁症。这次毫无疑问他是真的病倒了，费里斯比夫人摸了摸他的前额，断定他在发高烧，脉搏跳得很快。

“可怜的蒂莫西，躺下盖好。”费里斯比夫人将当毯子用的一些碎布盖在他身上，“等会儿我们在起居室给你铺张床，那里光线好些。今天早晨我找到不少玉米，足够冬天吃的了，你想吃点吗？”

“不，谢谢您，我不饿，现在不想吃。”

蒂莫西闭上眼，几分钟后就睡着了，但睡得不安宁，不断地辗转呻吟。

上午十点左右，费里斯比夫人、马丁和辛西娅到那棵树桩的洞里，搬回来了玉米、花生和蘑菇（他们没要山胡桃，因为太硬了，田鼠敲不开，而且要没完没了地



嚼)。特莉莎留在家里照顾蒂莫西，他们把蒂莫西放在起居室临时搭的床上。中午，他们带着好多食物回家时，看到特莉莎正急得直掉眼泪。

蒂莫西的情况更坏了。他烧得两眼发直，呼吸困难，全身不断地颤抖。

特莉莎说：“啊，妈妈您回来太好了。蒂莫西在说胡话，喊着什么妖怪和猫。我跟他说话，他什么也听不见了。”



蒂莫西不只是听不见，也看不见了，他的眼睛虽然睁得大大的，却好像认不出眼前的东西。当妈妈同他说话时，他光瞪着她，似乎她也不存在。然后，他哼哼着好像想说什么，但又说不出来。

其他孩子都吓得发呆，最后马丁问道：

“妈妈，怎么啦？他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他病得很厉害，体温太高，已经昏迷了。没办法——我一定要去找老先生，蒂莫西需要吃药。”



老先生

老先生的住房在离农场较远的一面砖墙里。这面墙原在一所大农舍的地窖上面。多年前，这所大农舍被烧毁，现在没有人记得它过去的样子，也记不清谁曾住在里面。这个地窖至今还是个方形的深洞，旁边的断垣残壁挡住了风雪的侵袭，成了好些小动物的住所。夏天这里有蛇，对费里斯比夫人是个威胁，可是到冬天就没事了。

这是个漫长而艰苦的行程，并且挺冒险的，她得特别小心。其实，如果是平常日子，要出这样的远门，费里斯比夫人不会这么晚了还动身的，她担心没等回家天就黑了。但情况很明显，蒂莫西不能等到第二天了。犹豫了几分钟，她说她得走了，随后就出了门。

如果费里斯比夫人能照直走（那是去老先生家的最短路线），她这趟出门就容易多了；但这条路线靠近农舍和谷仓，那只猫不断地在那里溜达，所以她必须绕开，

绕着农场兜个大圈子，然后紧靠着树丛的边缘走。

费里斯比夫人像匹小马一样从容不迫地向前跳跃。她的动作轻捷，没有一点声音。她选择的落脚处是光秃的土地或是草皮，避免在枯叶上跳动。因为不管她多轻，跳在枯叶上也会窸窣作响。她还要时时刻刻警惕着——注意那些木块、树根、石头以及其他能藏身的任何东西，以免从中钻出个比她个头大的，对她不友好的动物。虽然猫是她的头号敌人，但树林中也有其他动物追逐老鼠。

费里斯比夫人就是这样一面眼观四方，向前跳跃，一面心里惦着蒂莫西，并且希望老先生能治好他的病。

两个多小时以后，费里斯比夫人跳近了老先生住的砖墙。虽然她丈夫生前是老先生的好友，并且常来拜访他，可是她本人只在那年夏天来过一次，但现在她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个地方。这是树林中一块零星的开垦过的土地。很久以前，那时房子还没烧毁，房子周围是一大片草地。后来这块地长满了杂草、野果子和野花。夏天这里是个荒芜而美丽的地方，五颜六色的鲜花盛开争妍，空气中飘着黑浆果和紫苜蓿的花香味，到处都有蜜蜂在嗡嗡采蜜。这里也长着有毒的植物，如一种有点像茄子的毒草和一种有毒的深色果实。

到了冬天，这里一片荒凉，鲜花和绿叶都已凋零，残存的枯枝上悬挂着干果实、豆荚，在风中沙沙作响。老先生就是从这些果实、根茎、枯花中拣出草药，提炼

